



我手写我心

张英

中国好声音中，汪峰总会问选手，你的梦想是什么？是的，每个人都有梦想，梦想或大或小，或长或远，我们都怀揣着梦想走未来的路，不管路有多远，我们都会披荆斩棘，迎风而走。因为有梦，人生才会多姿！

作为写字特色学校的语文老师，每天要教孩子们写字，教给孩子一杯水，自己首先得有一桶水。每日一黑板粉笔字，每日一页钢笔字成了我必修的功课，梦想着把字写好，把每一位学生教好。

一日，老校长对我说：“你的字很漂亮，但缺乏灵动，还需要多学习，多思考！”老校长的一席话点醒了不成熟的我，想要登上梦想的舞台，这样盲目地练字是不够的，如果有一位好老师指引，那一定会事半功倍的。但事与愿违，为了照顾孩子，帮助丈夫，我放弃很多次学校派出学习的机会，梦想就这样戛然而止。

年复一年，孩子羽翼丰满出巢了。年过半百的我不忘初心，写字欲望再度燃起！就在那一年毅然走进书画院，在老师的专业指导下，感受书法的温度与美妙。

我接触的第一本字帖是褚遂良《大字阴符经》。《大字阴符经》字势开张，笔势纵横清晰，线条对比强烈，时而细如游丝，时而粗如墨块，时而疏密有致，时而笔势翻飞，波澜起伏，气息盈满，美不胜收！

有道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初学《大字阴符经》的我可谓一窍不通，沉浸在规矩矩矩、平平整整的楷书里不能自拔，感觉此帖阴柔太过，少了些许阳刚之气，东倒西歪，缺少对称美，倒有几分像画画。

老师的深度讲解与点拨示范，让我重新认识了《大字阴符经》，认识了书法。他说，书法并不是斜侧就是不好，斜侧中取得平衡，才是书法结字的精髓。孙过庭《书谱》有云：“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老师一再强调：“书法以用笔为上。”《大字阴符经》是墨迹本，墨色的变化痕迹能透露出笔法法则。这些是刻本根本不能传达的！要领会前人笔法，最好的范本一定是墨迹。

通过老师的讲解到示范，起笔到收笔，笔画到结构，墨色到章法……我根据老师的要求领会着用笔原理与笔势笔意，逐渐理解并掌握笔法，从无知到有知，感受《大字阴符经》的跳跃灵动之美。

从《大字阴符经》过渡到《雁塔圣教序》感到很顺畅。它们看似在字体上一个丰腴多姿，一个瘦劲朗润。但它们的笔法相通，笔意相合。《雁塔圣教序》笔画方圆兼具，用笔一咏三叹、牵引顾盼，文静中透着活泼，与我的精神气质较为接近，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一次次地揣摩与练习，雁塔震撼了我的心灵，拨动了我的心弦，我决定与它不离不弃，永远相伴！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2018年7月27日传来喜讯，我的中楷条幅顺利入展“江苏省第十一届书法新人展”！那一天，成为我学书以来最难忘的一天！

学习褚遂良书法，可以上溯魏晋，下启唐宋，由楷入行，由行人草，在中国书法的天空上自由飞翔。在老师的教学安排下，我开始接触行书《怀仁集字圣教序》和《兰亭序》。《兰亭序》字字天马行空，优游自在，好生喜欢。老师在示范中，时而停顿，时而激越，时而流动婉转，时而迟缓柔媚，流畅的线条，有节奏的韵律，让我真正见识了笔尖上的舞者，仰慕不已，跃跃欲试。

一遍、两遍、三遍……起笔收笔，字距行距，浓淡枯湿，反反复复练习着，对比着，改进着。学习中不忘老师的要求：用笔有法度，笔画要精准。

经过一段时间的行书练习，我深刻体会到行书更讲究入锋与行笔的细微变化，更讲究内心的情绪表达与整体把控。纵观自己的行书，气度、法度上都差之甚远，要善于思考分析，总结规律，勤奋练习，谙熟了才能“下笔如有神”。

正如启功先生所说，“行书宜当楷书写，其位置聚散始不失度”。我想我一定会按照老师的要求遵循法度，将所学所思所感化为自己的一种书写能力与书写语言。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书法学习是一种终身学习，这种学习艰辛中饱含着幸福，升华着人生——我手写我心，我心即我身。

书法，我未曾离开过你

朱兴根

清晰记得那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场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读小学的我，在自家的屋檐下，坐在小板凳上用毛笔描红。或许，那时，对书法的热爱，就开始在我幼小的心里萌发！

学生时代，班级、学校的黑板报几乎每期我都参与刊写。参加工作后，有一年，县教育局领导到村小视察，看到办公室墙壁上贴的钢笔小报，表示赞赏，领导说，可以教教学生钢笔字。那时，我正在参加浙江王正良、王柏勋的钢笔书法函授。

1998年的暑假的一天，在吴江红旗路上，我看到三角井那儿，有卖书法作品。我驻足观赏，并与看摊的老人攀谈起来。原来是吴江书法工作者协会的朱庚桥老先生在义卖书法作品。我买了一张唐素农写的“制怒”。朱老有事要离开一会儿，让我帮他看会儿。后来，我去拜访他。他给我《郑文公碑》的复印件，示范了“郑”。后因当时交通不便等因素，只书信往来。但，对书法的爱已然拔节。

1998年9月至2001年8月，我参加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研修班的学习，仔细研读《中国书法史》《书法美学》《古文字学》《书法艺术概论》等教材，徜徉于书法艺术之海，不亦乐乎。学习期间，得到钟善明、吴东民等导师的指点。2000年5月，赴北京参加研修班面授，聆听冯其庸、蔡祥麟、钟善明、刘正成、李刚田、孙伯翔等导师的讲座及作品点评，林岫老师还帮我改诗，与全国各地的书法爱好者一起学习切磋，受益匪浅，切身体会到中国书法的博大精深。对书法的爱已经入骨。

2000年7月，苏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办的中青年书法篆刻创作培训班在吴江举办，零距离聆听了沙曼新、华人德等前辈的教导，耳目一新，为我打开了视野。我所任教的屯村实验小学是一所

书法特色学校。学校十分重视对教师的书法培训，2000年、2001年由苏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小学书法师资培训班连续两年在我们学校开办。书法前辈们言传身教，我深受教益。学校还委托苏州书协，帮我们指拜老师。前辈们德艺双馨，感染了我。此时，对书法的热爱近乎痴醉。

就在我醉心书法不能自拔，文艺渐进之时，2002年3月，一个春光不怎明媚的下午，钮校长来到北联小学，塞给我一张过期的旧船票，要我登上一艘叫“小学英语”的客船。面对“棒打鸳鸯”，我只能“忍痛割爱”，暂别笔墨纸砚，疯狂学英语。一个学期来的脱产英语学习以及对书法的思念，“为伊消得人憔悴”——本已未老先衰的脸上平添了几道岁月的印痕！之后的五年，一所学校所有年级所有班级的英语教学重担压在我肩上，鲜有时间和精力，与书法“重温旧梦”。但，朝思暮想，魂牵梦绕，书法，已爱之人骨！

2007年3月，我开始参加吴江书画院主办的成人书法提高班学习；老吴江书画院里留下师生们汗流浹背的身影；松陵公园教室里飘出学员们开心的笑声；银杏树下留下大家与老师的合影；屯村实验小学、金家坝小学的校园里也曾留下学员们的足迹；吴江日报社四楼书画院教室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老师讲解、示范，学员观摩、练习，点评作业，学员PK……我便一直沉浸在愉快的书法学习之中。所有这些，仿佛就在昨天，仿佛就在眼前。这些年来，在众多老师的指导、帮助下，我的书法作品除了入展“江苏省第十一届书法新人展”，还在全国、省市的一系列专业比赛中获奖、入展。

弹指一挥间，二十年过去了。回顾二十年来的书法书路历程，我深刻感悟到，学习书法除了要领悟，更要勤学苦练，要舍得下笨功夫。我学习书法的时间跨度虽然不长，但，断断

续，若即若离，因为平时写得少，手上出不来功夫，以至于还未形成自己比较成熟的书写面貌。

不过，书法，乃我一生所爱，我未曾远离你，也永远不会离开你！



垂虹

联中故事

读费之雄的“一带一路”联

陈志强

费之雄先生以“书之雄”“联之雄”和“谜之雄”闻名全国书法界、楹联界和灯谜界。关于制谜之法，他用三个字来概括——“准、新、巧”。笔者以为，用这三字来概括他的楹联艺术也是颇为恰当的。

“窥一斑而见全豹”，读过日前费之雄先生在吴江过云楼艺术馆楹联展上展出的“一带一路”联，便可领略他“准、新、巧”的艺术风格。自2013年秋天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费先生就开始为这一伟大倡议拟联了，经过数年时间的修改、完善，终于以尽善尽美的面貌与大家见面了。请看此联：

承古延六脉，四亚兆祥，二线耀三洲，七十亿人受惠；拓新贯五通，九州八吉，半球筹一策，百千万业共赢。

“准”，对于楹联来说，笔者以为除了对仗工整、平仄调协这些基本要素之外，主要是要讲究语句合意自然，流畅通顺，读之朗朗上口，未有半点生硬牵强之感。

我们来看上联，“六脉”，原指中医切脉的六个部位，人的左右手腕各分寸、关、尺三脉，合称六脉，联撮之而用，与人们常说的“六脉调和”为同一个旨意；“四亚”，指东亚、西亚、北亚和南亚；“二线”，指古今之丝绸之路；“三洲”，指昔日陆上“丝绸之路”所及的亚洲、非洲和欧洲；“七十亿人”，是一个约数，据最新统计，世界人口大约为74亿。

继续看下联，“五通”，指“一带一路”的主要内容，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九州”，指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为古代中国的代称；“八吉”，指外廓菱形作直线套接的几何图案，由模拟绳线编结而来，又称为“盘长”或“盘肠”，寓意源远流长；“半球”，泛指“一带一路”所及的地域；“一策”，现

在的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各国只有制定利己也利别人的政策才能在“命运共同体”里适者生存，取得共赢；“百千万业”，当是指遍及世界各个角落里的各行各业。

纵观联中词语个个有典故，语句句句有着落，无一生造，无一读之牵强，将之曰为“准”当是无疑的了。难能可贵的是，联中出现了“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亿、兆”等数词，汉语中的数词几乎全都在联中亮相。值得一提的是，“兆”这个字不是以数词而是以动词在联中显露，将之曰为“巧”，没有半点溢美的成分。而此联写的是我国近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题材之“新”当也是没说的了。

如此“准、新、巧”的楹联当会受到大家的关注和欢迎了！

书中感悟

中年再读史铁生

吴婷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降临的节日。”人到中年，想起这句话，心头一阵悲切。

中学时候，在语文课本上读到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初读课文，便被先生厚重的温情与伤感的哲思深深吸引。叙述不紧不慢，娓娓道来，好似一个人在喃喃自语。

关于生命和母亲，史铁生的笔尖总是那么轻柔真诚。每一段，哪怕就一句，都使我十分震撼。双腿残疾的最初几年，史铁生自暴自弃，失落彷徨，脾气也坏到了极点。但这并不影响母亲对他的关爱照顾。“待她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看到这样的描述，那时的我就感触颇多。

“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替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这一段，当年语文老师点名让一个女孩朗读。记得那时，教室里静悄悄的，大家都沉浸在悲痛无奈之中。

最近又看了史铁生的《合欢树》。合欢树，绿叶清新，花如绒球。在史铁生的笔下，合欢树是深沉绵长的思念，是质朴伟大的母亲，是坚韧顽强的人生。

有人说：“史铁生是最爱笑的作家。”史铁生的笑充满了自信、智慧和达观。在轮椅上生活了近40年，史铁生一直在思考人生，在表达生活。史铁生用自己残缺的身体，不断地说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写作需要真诚。”这句话，至今仍是我写作的座右铭。

《病隙碎笔》中，史铁生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话：“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渴望自由的干渴。”他告诉我们，不要把残疾当成一种特权。我十分赞同这一点。

“史铁生之后，谈生是奢侈的，论死是矫情的。”一把轮椅，让史铁生度过了绝望狂躁的青年，也使他参悟透多变的无常的人生。尘世间的景物，史铁生一笔江河，从容豁达。这是智者的境界。人到中年，再读史铁生的文字，更多的是沉思和自省。

画中世界

大师画春

张叶

“要识好枝是仙物，开花结实六千年”，这句诗是齐白石的《桃花图》上的题词。只见那画上粗粗几条枝干，浓淡墨色相渲，飞白笔触虚实相接，几片花青色的嫩叶点缀其间，桃花胭红、粉白互依怒放，开得热闹、醒目，比现实里的桃花要明艳。可见，齐老心里的桃花，是春天的“仙物”，桃花一开，天地焕然。

齐老的另一幅《桃花小鸡》则另有一番趣味。同样还是桃花，却红得格外耀眼，开成了轰轰烈烈的一簇，似乎将那挡也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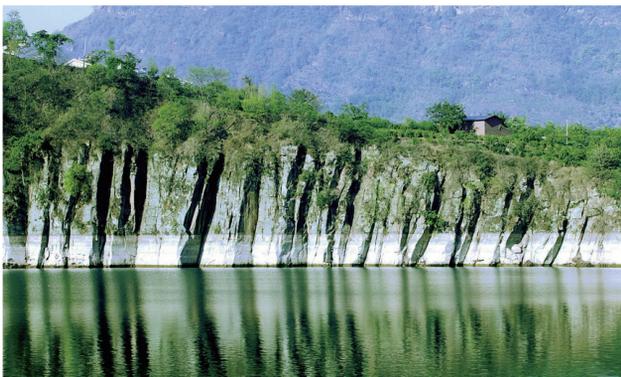
不住的春意一股脑泼洒而下。桃花下的两只鸡，则是纯黑的，看起来还小，毛茸茸一团，一只低头觅食，一只抬头看花，小小的“鸡心”大概也迷恋着这姹紫嫣红的春色和芬芳吧。

李叔同先生很欣赏丰子恺，也最能读懂他笔下的春天，因而配诗：“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妆淡淡于画。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丰子恺笔下的春天，是动态的。我每次看了，便要

忍不住想出门放风筝、划船或者踏青。他的春天，能让人感受到气候变化，经常看着看着，就下意识伸手到额上拭汗。“儿童不知春，问草何故绿”，孩子对春天的新奇让人忍俊不禁。看吧，那幅《春日游，杏花吹满头》，一家人湖畔赏春，远山才覆一层青色，柳也才刚绿了，大人穿长袍，小孩着短衫，正是冷热不定“乱穿衣”的时节。风一来，柳丝舞起来了，杏花大片大片飘落如同花雨。啧啧，差点让我这读画人忍不住要拂去肩头的花瓣了。他的画是有感召力的：女子相伴在水边“濯玉足”；少年相约以大树为球门玩“蹴鞠”；廊下、篱前静观燕子归来……好似在催促你：莫要蹉跎这美好的岁月，快出来看看春天呀！

吴冠中的《早春图》让人在这万物勃发的季节里感受到了心灵的宁静。淡淡的小河流过村庄，爱干净的白鹅在水面欣赏自己的影子；青山如眉柳如烟，白墙黛瓦间，轻骑的花香深处，走着烟火人家的媳妇、孩童。这是多么令人眷恋喜爱的人间啊！

大师画春天，却画出了一个博大广阔的天地，正是“一花一世界”的无声独白。



诗中风情

梦里少年

王梦飞

也曾飞舞若花笺 庭前月下嗅青莲 也曾烂漫如云烟 浮光掠影透心间 彩云翩翩，踩着少年

风一样转，踩过明天 星儿眨眨眼 湖水粼粼面 桃花般的容颜 点点，缀在四月天